

日；海上青山隔暮雲。取醉不辭留夜月，雁行中斷惜離羣。

【校】

〔中都〕咸本作割雞，注云：一作中都。

〔愁爲〕愁，兩宋本、繆本俱作還。王本注云：繆本作還。

〔城隅〕兩宋本、繆本、王本俱注云：一作江城。

【注】

〔中都〕舊唐書地理志：河南道兗州中都：漢平陸縣。……天寶元年改爲中都。

〔陶君〕楊云：陶君指淵明。

〔東樓〕按：卷二十三有魯中都東樓醉起作，蓋東樓爲中都名勝之地。

〔連枝〕文選蘇武詩：『沉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呂向注：兄弟如木，連枝而同本。

夢遊天姥吟留別

海客談瀛洲，烟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霞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尙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脚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

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校】

〔題〕兩宋本、繆本、王本俱注云：一作別東魯諸公。英靈作夢遊天姥山別東魯諸公。

〔微茫〕兩宋本、繆本、王本俱注云：一作瀾漫。

〔信難求〕英靈作不易求。

〔語〕兩宋本、繆本、咸本、王本俱注云：一作道。

〔或可〕或，兩宋本、繆本、王本俱注云：一作安。英靈作如何，恐非。

〔拔〕兩宋本、繆本、王本俱注云：一作枝。

〔四萬〕四，王本注云：當作一。按：王文公詩集卷四八送僧游天台詩李壁注云：真誥：桐柏山高一萬八千丈，今天台亦然。太白云四萬，字誤。

〔欲〕兩宋本、繆本、王本俱注云：一作絕。英靈作絕。

〔因之〕兩宋本、繆本、王本俱注云：一作冥搜。英靈作冥搜。

〔脚著〕英靈作脚穿。

〔倚石〕倚，咸本作失，注云：一作倚。

〔雲青〕雲，兩宋本、繆本、王本俱注云：一作楓。英靈作楓。

〔扇〕兩宋本、繆本、王本俱注云：一作扉。

〔中開〕中，兩宋本、繆本、王本俱注云：一作而。英靈中上有而字。

〔浩蕩〕英靈作濛鴻。

〔爲衣〕英靈作爲裳。

〔風爲〕風，兩宋本、繆本俱作風。王本注云：繆本作風。

〔雲之〕之，胡本作中。

〔君兮〕咸本注云：一本兮下有飄字。

〔鼓瑟〕英靈作鼓琴。

〔以魄動〕英靈作兮目護。

〔而長嗟〕而，英靈作兮。

〔惟覺時〕惟，咸本作遺。

〔亦如此〕英靈作皆如是。

〔去兮〕咸本無兮字，蕭本兮作時。王本注云：蕭本作時。

〔訪名山〕訪，英靈作向。

〔使我〕此句英靈作暫樂酒色凋朱顏，注云：一作使我不開心顏。

【注】

〔天姥〕王云：太平寰宇記：天姥山在越州剡縣南八十里。名山志云：山有楓千餘丈蕭蕭然。後吳錄云：剡縣有天姥山，傳云登者聞天姥歌謠之響。謝靈運詩云：『暝抵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即此也。一統志：天姥峯在台州天台縣西北，與天台山相對，其峯孤峭，下臨嵊縣，仰望如在天表。△姥音母。

〔瀛洲〕王云：十洲記：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爲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

〔赤城〕王云：太平廣記：章安縣西有赤城山，周三十里，一峯特高，可三百餘丈。海錄碎事：顧野王輿地志云：赤城山有赤石羅列，長里餘，遙望似赤城。參見卷七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山水壁畫歌注及卷十六送王屋山人魏萬歸王屋詩注。

人魏萬歸王屋詩注。

〔天台〕雲笈七籤：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洞周圍五百里，名上玉清平之天，即桐柏王眞人所理。葛仙翁鍊丹得道處，上應台宿，故曰天台，在台州天台縣。參見卷十一贈王判官……及卷十六送王屋山人魏萬歸王屋詩注。

〔東南傾〕楚辭天問：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鏡湖〕王云：薛方山浙江志：鑑湖又曰鏡湖，在會稽縣西南三十里，故南湖也。圖經曰：後漢馬臻爲太守，創立鑑湖，在會稽、山陰二縣界。

〔剡溪〕元和郡縣志卷二六：剡溪出（越州剡）縣西南，北流入上虞縣界，爲上虞江。清一統志：紹興府：曹娥江在

會稽縣東南七十里，上流曰剡溪。自嵊縣入縣北界曰曹娥江，又北入上虞縣界，一名上虞江。
〔謝公屐〕南史卷一九謝靈運傳：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躋，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青雲梯〕文選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共登青雲梯。』劉良注：仙者因雲而升，故曰雲梯。
〔天雞〕述異志：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之雞皆隨之鳴。

〔列缺〕文選揚雄羽獵賦：霹靂列缺，吐火施鞭。李善注：應劭曰：霹靂，雷也；烈（五臣作列）缺，閃隙也。
〔金銀臺〕王云：郭璞游仙詩：『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

〔如麻〕王云：傅玄吳楚歌：雲爲車兮風爲馬。西京賦：總會仙倡，戲豹舞黿。白虎鼓瑟，蒼龍吹簫。太平御覽：太微天帝登白鸞之車。上元夫人步元曲：『忽過紫微垣，真人列如麻。』

〔評箋〕

王云：范德機云：夢吳越以下，夢之源也，以次諸節，夢之波瀾也。其間顯而晦，晦而顯，至『失向來之煙霞』，夢極而與人接矣，非太白之胸次筆力，亦不能發此。『枕席』『煙霞』二句最有力。結語平衍，亦文勢當如此。
吳山民云：『天台四萬八千丈』，形容語，『白髮三千丈』同意，有形容天姥高意。『千巖萬轉』句，語有包括。下三句，夢中危景。又八句，夢中奇景。又四句，夢中所遇。『唯覺時之枕席』二語，篇中神句，結上啓下。『世間行樂』二句，因夢生意。結超。（唐詩選脈會通）

唐宋詩醇云：七言歌行，本出楚騷樂府。至於太白，然後窮極筆力，優入聖域。昔人謂其『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

以俊逸高暢爲貴，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而尤推其天姥吟、遠別離等篇，以爲雖子美不能道。蓋其才橫絕一世，故興會標舉，非學可及，正不必執此謂子美不能及也。此篇天矯離奇，不可方物，然因語而夢，因夢而悟，因悟而別，節次相生，絲毫不亂，若中間夢境迷離，不過詞意偉怪耳。胡應麟以爲『無首無尾，窈冥昏默』，是真不可以說夢也。特謂非其才力，學之立見顛踣，則誠然耳。

方東樹云：陪起令人迷，『我欲』以下正敘夢，愈唱愈高，愈出愈奇，『失向』句收住。『世間』二句入作意，因夢遊推開，見世事皆成虛幻也，不如此則作詩之旨無歸宿。留別意只末後一點，韓記夢之本。（昭昧詹言）

今人詹鏐云：陳沆詩比興箋云：此篇昔人皆不論，一若無可疑議者。……蓋此篇即屈子遠遊之旨，亦即太白梁甫吟『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闔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闢者怒』之旨也。太白被放以後，回首蓬萊宮殿，有若夢游，故託天姥以寄意。首言求仙難必，遇主或易，故『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渡鏡湖月』，言欲乘風而至君門也。『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以下言金鑾召見，置身雲霄，醉草殿廷，侍從親近也。『忽魂悸以魄動』以下言一旦被放，君門萬里。故云『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也。『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云云，所謂『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汗吾足乃敢噴』也。題曰留別，蓋寄去國離都之思，非徒酬贈握手之什。按陳氏說亦間有是處，但以留別二字爲寄去國離都之思，則左矣。仇注杜集春日憶李白詩下，引顧宸曰：天寶五載春，公歸長安，白被放浪遊，再入吳。按杜甫之去魯在天寶五載秋，已見前，其歸至長安似應在本年冬季。至白別東魯諸公再遊吳越，亦在是時，翌年春則已達會稽，故杜甫有詩懷之也。